

黃土地上的黑色境況
都市生活中變形人生

天 獵



哲夫 著

中國文联出版公司

天 猎

哲 夫

(上)

猎天者一必被天猎！
猎色者一必被色猎！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G12737/01

天 猎

哲 夫

(下)

猎天者——必被天猎！

猎色者——必被色猎！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京) 新登字 172 号

天 猎
哲夫 著

*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青海西宁印刷厂印刷
甘肃省新华书店发行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印张 25.375 插页 2 字数 625千字

1994年5月第1版 1994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0,000册

*

ISBN 7-5059-1819-2/I·1255 定价:(上、下卷) 19.80元

哲夫独白

《天猎》陆陆续续写了两年，在整个写作过程中一直有一个问题在困扰着我，使我十分忧虑。因为本着批判精神和出于书中人物和主题的需要，《天猎》不得不涉及人类大量近似放纵、或是全然病态的性问题的描写，似乎明显犯忌。然而我并不这么认为，我认为对性的问题不敢正视，一味回避是不科学的态度。性并非不可以描写，而是要看怎么写，我自己以为《天猎》中的性描写是健康的、艺术的、高档次的，是雅俗共赏绝不媚俗的，是经得起社会检验的。

而且，性描写绝不是本书的主旨。

本书脱稿伊始，即为多方看好，首先得到了上海文艺出版社张贺琴女士的珍爱和肯定，说：“我看了二十多年稿子，没有见过种写法。”认为这是中国当代第一部“大寓言体”系列长篇小说，很可能引起轰动。遗憾的是由于时间拖得太久，实在等不起，所以最终中国文联出版公司以超人的胆识和办事效率得到了这部书，使我对上海文艺出版社和张贺琴女士十分的负疚和不安，谨在此表示是最真诚的歉疚和悉心的谢忱！

《天猎》被多家出版社看好，都认为书是一部好书，可是多家出版社都似乎“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都认为性描写似乎多了些，要做大量删节。有一家出版社甚至认为：至少要删去全书的三分之一。而本书是一部64万字的长篇巨著，删去三分之一也就是说要删去20多万字，如此删削，我自然不会同意。

一家在全国很负盛名的一流出版社，一位年轻的副主编是我的哥儿们，独具慧眼，对此书十分喜欢，认为“是一部很可能引起轰动的大制作”。在其大力周旋下，三审通过，有关领导却不敢轻易拍板，最后只好将本书交社里的“法律顾问”从法律的角度做最后的鉴定，因我等不起，只好作罢，说声对不起。还有出版界一位颇有能量的朋友在编一套很有名的丛书，偶然见到这部稿子，一见倾心，多次电话与我商谈，愿以十多万元优惠条件将稿子接手，我未能免俗，很是动心，可为时已晚，为“信义”二字，我只好忍疼婉辞，说声惭愧，多蒙错爱了！

李国文先生乃首届“茅盾文学奖”的获得者，是我最敬重的一位良师，我的前两部书的序都是国文先生写的，这部书原本仍然请国文先生写序，可是由于这本书太长，国文先生的身体也不大好，实在于心不安、不忍，所以只请国文先生写了几句很富智慧很有见地的话。当代著名评论家雷达先生也从评论的角度做了一番中肯的评定，使我很是汗颜。

一向不媚俗的在文坛很走红的作家梁晓声近些时身体欠佳，我去探望他，谈起我的这部长篇新作，也表示

出十分的关注,说:“等书出来你一定要寄给我,我会写文章郑重的向文坛和社会做一番推荐的,只要我还没有住进医院,还可写作”!我以为晓声这番很富感情色彩的话,不仅仅是对我个人而言,也是对我们这个世界而言的,渗透着一位作家的良知和人类意识。

我所敬重的几位“哥儿们”,都是当代文坛“手指红旗旗不湿”的弄潮儿——如刘恒、王朔、朱晓平、刘毅然、张平、魏人、吴滨、罗珠等八位当代很火的青年作家,为《天猎》这本书,各自都写下一句读后感,每位作家的评语都极富个性色彩,角度殊异,各臻其妙,不乏深刻,详见扉页手迹,大可一饱眼福。十位作家、评论家联手向社会推荐这部长篇,绝非偶然,绝不仅仅出于哥儿们的“交情”,同样是出于一颗人类的良知和一位作家对这个世界的忧患意识和自我责任感。

王朔的调侃寓庄于谐是中国文坛一绝,一针见血,见血封喉,对本书的评语写的十分精彩:《天猎》这本书,病人看见不卫生!

长期以来,为了这个疲惫的地球,为了我们这个患有多种疾病的日益肮脏的世界,我一直试图寻找不洁的根源。我以为人类自身不洁所体现出的病理现象至少有两点:一是人类对权力和财富的过分热衷的追求和无厌的掠夺,二是人类对性的生理需求和人为的性饥渴引发的荒淫无度和贪婪放纵。

我认为引起这一病理现象的病因归根结底却只有一个,那就是自私——仅仅是个人的自私并不可怕,可

怕的是人类群体的自私——大到一个种族，小到一个家庭。由于人类有病，所以这世界也有病——种玫瑰者得花，种蒺藜者得刺，猎天者心必被天猎，猎色者必被色猎——病人看见不卫生——乃是因为他有病，以此类推，王朔的妙语可谓一言中的！

真不希望让“病人们”看见这本书！

真希望看见这本书的人都不是病人，或者是看见这本书时是病人，读完这本书时就不再是病人！

——这样，我们这个世界就有希望了。

一九九四年三月五日于并

《天猎》故事梗概

乔在海滩上等一个声音很性感的女人，一只蜜色的手臂伸过来，将乔的嘴巴和鼻端用一团柔软而湿润的软布捂住，那块软布有股奇怪的醉人的怪味而且捂软布的手很不温柔，乔想挣脱那只手坐起来，可已来不及，一团柔软而富有弹性的丰满没头没脸地压下来，压下来……乔只来得及睁眼看见一团竖挺的蜜色的弹动和一道深深的乳沟，整个头脸便被严严实实地埋葬在闷人的温软里……

死了的乔以莫须有的形式在活人的世界四处游荡，回忆过去，预言将来，寻找杀害自己凶手，发现做鬼竟然比做人容易，无师自通，一会变成一缕风，一会变成一只壁虎，一会儿又变成一只牛虻，给这个世界找堵添乱，发出许多有趣而又令饮食男女们深思的故事……

乔回忆过去，在烟火色的窑洞里，油灯泪眼一样昏黄。三寡妇蹲在坑上，一个男人慢慢地脱下衣衫，露出要根根错动的肋骨。女人蓦然回首，冲男人嫣然一笑，半掩的衣襟里跳出一双肥白的奶子，奶子上有两只粉红色的眼睛暧昧地冲男人眨动。

于是撕扯出一团天荒地老的混沌。

乔那时是个光屁股小子，站在炕下，眼底耸动着一

座山，那座山浪一样运动。那时乔不明白爹和三寡妇在做什么？爹是那么着的，三寡女也是那么着的，三寡妇一边吃蚕豆一边冲乔笑，说蛋乔蛋乖乖的，等一下三姨给乔蛋一块糖。

爹是喘喘的，三寡妇也喘喘的，两个大人喘在一起，喘的有板有眼，乔就在炕沿下看。

三寡妇说：乔蛋乔蛋你去耍！

乔说不！就上炕，就爬在爹的背上，让爹驮着。

爹驮着乔三寡妇驮着爹，乔就喊：得儿驾！

三寡妇就笑，爹也笑，笑作一团。

乔从小便见爹做那种事，不懂，可现在懂得了。

于是，长大了的乔比爹当年更热衷于做那种事了。

乔后来才知道三寡妇过去是一个恪守妇道的小媳妇，可在一夜之间情性大变，变成现在这种样子，堕落的背后隐藏着一个令人伤心落泪的故事……

在乔十一岁那年，三寡妇为了一付猪大肠被蛤蟆头强暴后乱刀捅死，还被奸了尸，惨状令人发指，乔亲眼目睹了一切，小小的心灵受到强烈震动，想不到三寡妇一生在男人堆里混食，却最终死在男人手里……

三寡妇死后蛤蟆头也自杀了，因为村里出不起棺材，不得不将三寡妇和蛤蟆头合用一口棺材埋在一起。

乔的爷爷乔大一生以猎狼为生，最终与狼同归于尽，同葬一坟，是为“狼坟”。十几年后父亲老腾炼焦专业户，富甲一方但庄稼却连年歉收，丰收不在田野，材人皆曰乔家暴富，走得是“狼运”。老腾不顾乔的反对，强行为

乔娶了女子为妻，洞房花烛夜，乔为女子美色所惑，粗暴的夺了女子的贞操，美美地睡了女子一个月，然后风风光光的去上大学。

乔上大学期间爱上了一位同班的女同学，将女忘在爪哇国并提出与女子离婚，老腾将乔逐出家门。乔穷困潦倒之际，女同学抛弃升，远嫁澳大利亚。乔只好屈从老腾，与另一位女同学朱棣一同回乡发展煤焦大业。

谁知乔不在家时，壮年无偶的老腾与女子朝夕相处，相濡以沫，干柴烈火，渐生情愫。一天老腾跟踪了女子，发现女子正与一个野男人在草丛中相会，关键时刻老腾跳出来大喝一声，吓走了那个野男人，可在一阵冲动之下，老腾与女子乱了伦……

悔之既晚，老腾索性就与女子一直暗中来往。女子不慎怀上身孕，老腾带女子打胎，子宫感染，女子丧失生育能力。乔从不关心女子，只在性饥饿时才会想起女子。乔有一次回家，发现父亲和女子正在一起做爱。事情败露，乔不仅不生气，反有一种解脱的感觉，若无其事。老腾后来被狼吃掉，女子也被夜入民宅的强盗以令人发指的方式，惨不忍睹的奸污至死……

乔和朱棣远走海地岛，认识了与三寡妇一样出卖灵肉的花儿和金叶玉叶两姐妹以及情妇哈红，乔以花儿和哈红与三寡妇做相似性比较，比较之后，却有惊人的发现……

那年在校时哈红和本子游峨嵋山，黄昏无人时在佛的莲花宝座后，当了十八尊金身罗汉的面，木子吻了哈

红，这一吻像闪电也似摧毁了两少男少女的理念和良知，木子像一头野兽那样扑倒了哈红，……突然一声苍老沙哑干涩空洞的尖叫坟起，似乎是金装的泥胎发出的。受了惊吓的木子像只挨了枪的兔子跳起来，丢下哈红，拎着裤子一溜烟似的逃走。晕眩中哈红看见有一双黑洞洞的枯井般的眼睛幽幽地望着自己的赤裸的下身……

哈红与木子因此生分，阴差阳错，开始长时间的冷战……

花儿是哈红的好友，雪白粉嫩的腮上有两个深深的酒窝，很像那个风靡一时的美国童星邓波儿。花儿告诉哈红说：小时候我最喜欢泡泡糖，只没得零用钱买。有一回有个男人给我买了一百枝天津起士林泡泡糖，嗨，足足装了两布袋，吃了好几天哇。当然是有代价的，他要我与他困觉，那时我才十四岁，不晓得男女的事，糊里糊涂地让他拿一百枝泡泡糖换走了我的那个，现在才知道那时阿拉吃了大亏！

花儿娇娇嫩嫩一个身子总是很忙很累很辛苦，总也闲不下来，便每每介绍一些人给两个伙伴。花儿的两个伙伴儿是姐妹俩，姐姐叫金叶，妹妹叫玉叶，都比花儿大两岁，与花儿相融洽，以姐妹相称。可是花儿不许姐妹俩和外国人做那种事，因为花儿曾有过一次凶险可怕的性遭遇……

乔用金钱购卖了哈红的人身自由，哈红为了金钱也信守了与乔的诺言。然而乔并不满足，在事业上不拘一

格，在生活上寻欢作乐。后来乔看上了一座原生形态的海岛并花巨资买下，赶走了海岛和各种生物，在岛上建起一座现代化的游乐城。每天早上海鸟盘旋哀鸣不散，乔命令部下拿猎枪轰起海鸟。后来因为外国人干涉，朱棣取消了命令，可是第二天海岛就遭到了海鸟屎弹的袭击，海岛一片腥臭，引起一位中国小官吏的不满。

乔深爱朱棣一点也不在意女子，只有在性饥饿时才会想起女子，乔爱朱棣可是朱棣却深爱着作家悟生。

不可开交处。朱棣突然接到悟生的电话，说要来海地岛看望朱棣。朱棣无法脱身，只好请哈红代她去接悟生。

悟生曾在来海地岛开一个笔会时顺便看望朱棣，在海边认识了白洁，白洁不光聪慧漂亮而且还有一身不可抗拒的欺霜赛雪的肌肤，使得悟生一见销魂，陈仓暗渡，成就了一番好事。原本起先两人都是“杯水主义”，不料白洁竟然真的爱上了悟生，就写信给朱棣，要求朱棣出让悟生，朱棣骄傲的认为白洁根本不是自己的对手。悟生丝毫不知情，在一次与白洁幽会时，发现白洁七窍流血暴死在沙发上。是谁杀死了白洁呢？这成了一个谜

.....

悟生被以嫌疑犯拘留收审，在派出所小号中认识了一位偷儿，在偷儿的帮助下越狱潜逃，在火车上又认识了偷儿的妹妹小梅，小梅帮助悟生逃向海地岛，在船上认识陶警官时，正是乔在海滩上被蜜色胸脯捂死的时候

.....

当所有的人都来到岛上时，是夜发生了可怕的风暴潮，小岛在骇人的风暴潮中沉没，所有的人当中最后只剩下悟生和亚非拉混血女郎琳达一男一女赤裸裸的在一起……第二天悟生醒来时琳达却不见了。悟生问起那座岛屿时，人们都说：那儿从来就没有一座岛屿！

悟生错愕之余没有站成一棵可以结美果的椰子树，却不幸站成了一株带刺的仙人掌！

本书是中国第一部大寓言体系列长篇，具有诞庭色彩和整体象征性，时代特色鲜明，主题重大，寓言深刻；故事性强，人物性格丰富多彩，摇曳多姿，创作手法堪称一流，时空交错，多维扫描，立体写实，诚如《黑箱》作者罗珠所言：

《天猎》是一座灵与欲的迷宫，你一旦走进去，便再也走不出来！

第 一 章

海滩上的一起蜜色凶杀

人类的颅骨顶上
坐着小爱神，
这个俗物在宝座上
厚脸笑盈盈。
——《爱神和颅骨》

A

祖传一根毛绳

人之初生，认知的第一张面孔是母亲，崇拜的第一个图腾是乳房，面临的第一次挑战是断奶。

那天在海滩上，乔将一张网床吊在两棵椰树中间，舒舒服服地躺上去，在椰树的阴影里和海潮的清响中像陶渊明那样悠然风雅地采菊东篱下，只不过陶渊明采摘的是飘逸脱俗的秋菊，而乔采摘的却是波德莱尔的《恶之花》。

乔想这个法国佬干吗起这么一个书名？是罪恶之花吗？

难道罪恶也可以像芍药牡丹桃树梨树一样开花吗？那花谢了该结什么果呢？结出的是三寡妇吗？是那条第第的毛绳吗？是爹和女子吗？是那个哈红呢还是那上花儿？也许是指那些吃人的狼或是野狼谷里的种种人为的杀天杀地的可怕迹象吧？

波德莱尔像黑夜一样不祥。乔一点也不喜欢这个法国佬，可有人喜欢，为了讨那人的喜欢，乔只好装模作样地喜欢。

那是个女人，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

我操你奶奶——这个法国佬运气可真好！

那时乔的爹咒骂毛绳缠着辘轳一样缠着自己的生活，现在的乔躺在网床上，听着海潮，面对扉页上的波德莱尔小声咒骂。

这时乔的免提电话便响了。

乔懒懒地从兜里拿出折叠式的大哥大，问：“喂，谁呀？”

电话里传来一个陌生女人的娇嗔的声音，声音做作的微带沙哑，沙哑的恰到好处，便使骚烘烘的男人觉得十分的性感。

性感的女人乔见过不少，可性感的声音乔却是第二次听到。

第一次是这个女人打电话约乔见面，在电话里只说了几句话，乔就被煽动的坐不住了，心里便有一种异样，似乎这女人不是在用嘴说话，而是在用丰满的乳房或是漂亮的大腿甚至是生殖器官说话。

乔当时很流氓的想：操你妈的声音真性感，我一定要操你，不光操你的身体，也得操你的嘴，操你的声音，操你身上所有的孔！

绷直的毛绳儿颤颤地抖动，缠绕在辘辘把上，蛛丝一样在晨光中晶晶地闪亮。

我日你奶——没来由地骂一声，握住毛强儿使劲悠一悠，笆斗儿斜着身子沉入水中，溅起一星水花。

使右手握住辘辘把儿，左手拎住毛强，挂在辘辘轴上，一下一下往上绞。

笆羊儿猛地跳出水面，扑喇喇一片水响便感到沉重，毛绳绷得笔直，笆斗儿跟头踉跄地离了水面，泼出的水响，渐渐稳定，井中次第漾开一朵一朵水花。

黑亮的毛绳悠悠地在辘辘上缠了一圈又一圈，岁月一样，深深在辘辘轴上勒磨出凹痕，使辘辘轴像丰满女人勒细的身腰。

日你奶的——

又没来由地骂一句，眼前便见一个凸不平的光身子的女人，